

巨贪因缘Ⅲ

一伙国家蛀虫贪欲、色欲丑恶嘴脸大暴露

PK 巨贪

李玉平 作品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玉平 作品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贪因缘·PK 巨贪/李玉平 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8

ISBN 7-5378-2222-0

I.巨…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804 号

PK 巨贪
(巨贪因缘 II)

李玉平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

ISBN 7-5378-2222-0/I·2133

定价:25.80 元

第一章

1

是 2004 年。七月流火的季节。

是一场热气袭人的对话：

“是你 PK 了你儿子，占有了你儿媳！”

“不！是你，是你这个厂长充当了第三者！”

“不！是你 PK 了厂长”

“乱弹！我是市委副书记，我 PK 你们厂长干什么？是你！”

“不！是你教我干的！”

这是中国南方东江市一个厂长，在夏季某天做的一个迷迷糊糊的梦。时间是下午 4 点，梦中这个厂长竟胆大包天地跟市委副书记费群吵了一架，梦醒后，东江汽车制造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曾鸣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时，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办公了。

骄阳在窗外把大地烤得火烧火燎的。

东江市正处于被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引爆的夏季，“PK”这词儿在网上不径而走，而曾鸣没想到的是它怎么竟到自己梦中！而且是跟费书记“PK”上了！曾鸣知道，他要在这个灼热的季节里做出重要的抉择。曾鸣深知：这次抉择，不但关系到自己的一生，也关系到东江汽车制造厂 3000 多名干部职工的命运。

东江汽车制造厂是个有着 50 多年历史的大厂。对曾鸣来说，这个东江市最大的企业就是他成长的摇篮，人生的舞台，20 多年来，他从一个普通的电焊技术员成为今天的厂长兼书记，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喜怒哀乐。八年的焊工经历、八年的焊接车间主任、四年的一厂之长对于曾鸣来说，好像是并不很复杂的人生轨迹。但是，在他这近四十多年的生命长河里，却有着鲜为人知的神秘内幕。



是啊！一个高中还没有毕业的电焊工人，通过他近二十年的“努力”，成长为今天有着研究生学历的东江汽车制造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曾鸣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是多么沉重。他一直要感谢给他这些“功名”和“地位”的恩人：现任东江市委副书记的费群和他的儿媳妇巫白。

曾鸣是一位极为标致的男人，个头一米七六，不算瞳高，身材也并不魁伟。但是他谈吐文雅、衣冠楚楚，外表和个性均显露出一种男人的魅力。

一个帅哥厂长当然能得到大多数干部职工，特别是女工们的亲睐。但奇怪的是曾鸣至今未婚……有人说他在十年前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失败之后，人们再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他个人感情方面的事了。

东江市是个地级市，位于南方的东海之滨，东江像一条玉带蜿蜒地从城市中间一泻而过，沿江两岸厂房毗邻，楼房林立。东江的水养育着东江子民，东江的子民创造着这个城市的辉煌。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片片白帆，晚上可以看到点点渔火。

东江汽车制造厂就位于东江北岸边上的北滨路，这里汇聚了许多历史悠久的企业，它们给东江市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城市荣誉。然而时过境迁，曾经辉煌过的企业慢慢一蹶不振，一此新兴的民营企业却活力四射，到九十年代中期初，东江市第一家企业宣布破产，随之企业破产便一度成为时尚。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北滨路上的企业只剩下一黑一白，一水一陆了。黑的是东江油墨厂；白的是东江味精厂；水上的是东江造船厂；陆上的就是东江汽车制造厂。在这条路上东江汽车制造厂算是一个大厂，共有 3000 多名干部职工，拥有了 500 多名高级技术人员。厂地面积达 1000 亩土地，拥有附件、冲压、焊接、包装、机修等五个分厂。同时设有金工车间、铸造车间、配件车间等。有着上千台各种机械制造设备和大型汽车生产流水线。年生产各种汽车达 5000 辆以上，国有资产达五亿左右。在东江市的城市、乡镇、农村的土地上，都可以看到“东汽”标志的汽车。使很多“东汽”人为之自豪。

四年来，曾鸣就是这样一个大厂的至高无上的“掌门人”。

2

这时，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铃声响了起来。曾鸣走近电话机旁，看了看来电显示，见是原来的“东汽”老厂长，现在的顶头上司——东江市委主管交通运输的副书记费群打来的。曾鸣赶紧抓起电话说：“老书记，我是曾鸣。”曾鸣私

下里习惯叫费群老书记,只有在公开场合才叫费书记。从这种称呼习惯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深交。

是啊!费群和曾鸣是有一段不解之缘,尤其是他那漂亮的儿媳妇巫白。

费群,这位“东汽”产生的地级市领导,在“东汽”厂更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对东江汽车制造厂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费群在“东汽”二十多年的书记兼厂长生涯中,带领全厂干部职工搞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是他盖起了一幢幢职工宿舍楼,是他建起了职工娱乐中心,是在他重建了职工澡堂、食堂、电影院,是他让职工集资盖起了厂门口的商业大厦。这位一心为工厂,一心为职工的前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到了后期,也就是离开东江汽车制造厂前夕,却乱了方寸。在他光辉的成绩簿上沾上了耻辱的污点。尽管如此,费群在“东汽”仍然可以呼风唤雨,不会有什么阻力,这与他长期以来家长式的管理有关,几个副厂长、副书记都是他的亲信,没有人与他唱反调。只有一个副书记叶东华,对费群的作派极为不满,但这种不满也显得极为软弱。

严格地说曾鸣只不过是费群的傀儡。曾鸣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但是,对于曾鸣来说,自己能够成为“东汽”千人之上的人物,不靠费群能行么?

“曾鸣啊,你准备几点出发啊?”电话那边的费群声音传入了曾鸣的耳膜。

“现在还不到四点,航班如果正点,飞机五点半才降落机场。”曾鸣看着墙壁上的挂钟向老厂长解释。

“你应该提早一点去,万一路上堵车怎么办?我已经在海峡海鲜楼订了酒宴,在三楼的第八包厢,你接到客人后直奔那里。”费群历来办事都很细心,而且胸有成竹。

“我四点半出发吧,去东江机场最多四十分钟,来得及。”曾鸣说。

“记住,不要带办公室主任去,自己开车,路上要小心。”费群对曾鸣特别叮嘱后放下电话。

曾鸣听到一阵忙声,愣了一会儿,然后放下听筒,脑袋里又翻江倒海般卷了起来……

费群在生活中提到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他的儿媳妇巫白。

一提到巫白,曾鸣爆热的胸中立刻象淌过一脉清新的泉水,呵,那美丽的身段,那迷人的容颜,那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贲张的肢体动作。是的,她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又是恩师费群的儿媳,“东汽”3000多人或许都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个女人,身系着东江这两个“权力”大腕人物,甚至导演和操纵着“东汽”的命运……



费群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叫费翔,跟哪个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费翔一字不差,且不但名字相同,长相亦酷似,只不过才华、勤奋比歌手费翔差十万八千里。费翔仗着父亲权势,吃喝玩乐,拈花惹草,地地道道的一个英俊“坏小子”。那阵儿东汽共有四大美女;童心红、纪小风、尹兰雨,再加上巫白。前三位已是大名鼎鼎的厂花,而巫白却初来乍到,属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地步。费翔先瞅准了尹兰雨,几番追逐,顺利地把尹兰雨搂入怀抱,两人迅速同居,但翻云覆雨不到两个月,费公子又勾上了纪小风,并迅速夺去了小风的贞操。后尹兰雨发动“爱情保卫战”,纪小风不是对手,一气之下吃安眠药自杀身亡。尹兰雨抵不住人们讽刺漫骂远走高飞,去了新西兰。费公子顿时沦为了光棍汉。

费群认识未来的儿媳妇巫白,完全是厂里的一个老工人作媒介绍的。那天,巫白被人领着走进费群的家,费群虽然在媒人几天前带来的照片上见过巫白并发现了她的美丽,心里暗暗为儿子高兴着,但是,在佳人儿当真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险些惊呆了:伊人竟比照片上的倩影漂亮出几倍!他的妻子杜丽是个公认的美人儿,特别是婚后,更增加了几分妩媚,娇艳。然而,在他的眼里,杜丽已和巫白不可同日而语!尤其……费群忽然发觉自己的如簧巧舌有些转不动了,忙不迭说:“哦、哦,您请……”

巫白莞尔一笑:“费书记,您好!”她的笑竟是那么甜,说话的声音又甜又腻!

费群的心有些醉了,他迟疑了一下,微笑着对巫白说:“小巫,又不是外人,大家不必客气,咱们就吃饭吧,你们可能早就饿了。我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大家好好喝几杯叙叙。”

巫白一旁忙说:“费书记,那可不行,我不会喝酒,怎么能……”

费翔截住她的话,说:“我爸既然有这份心意,你也别客气了。不会喝就比划比划,少喝点儿。”

席上,费群问了问巫白的工作、家庭情况,并边说边劝酒,费翔在老子面前话倒少了,巫白也不再推辞,拿了个小杯在一旁“比划”起来。圆桌旁平空多了一位艳如桃李的美人儿,费群不由得兴高采烈,几杯酒下肚,已禁不住有些春心荡漾……吃饭的圆桌不大,巫白就坐在他的身边,那股诱人的气息宛如阵阵风丝儿撩动他的心,虽然是在给儿子找对象,但他仍然忍不住桌子下面的左手不经心地向那散发着美妙气息的地方伸去,无意间碰到一只温暖的小手。他心里不禁打了个颤儿,却意外地发现那只软蕤并没闪开,他稍一犹豫,竟果断地把那只柔若无骨的小手握了一握……

巫白心里猛的一动,天啊,我是给他儿子谈对像,竟然被老子看上了!虽然,

巫白早就见过这父子俩，她喜欢费翔的英俊，但对费群的权利、威信，以及 50 岁左右的男人的成熟魅力，还是印象很深的，今天听他说话，她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尤其是，漂亮姑娘的爱情之门是绝对不乏有人频频敲击的，芳心中早已萌生对异性的向往，费群父子在初次见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今，没喝过酒的她在几杯白兰地的刺激下已经有些飘飘然了。忽然，她发现费群的手再次从桌子下面伸了过来，她想躲，又迟疑着没动。手被他轻轻握了，温柔地抚摸着，虽然心头禁不住幸福地“蹦蹦”跳，却也羞得深深低下了头……

桌上人一边说笑，一边吃饭，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才放下碗筷。

费群心里高兴，不由自主地喝多了，在家人收拾桌子的时候，就躺倒在床上轻轻打起了鼾。他下午没事，觉睡得很稳，还做了个甜甜的梦……

好像是他们刚刚结婚后的日子里，在那时，两个肉体 and 心灵的频频接触增加着新婚后醉意般的喜悦。仿佛是一个傍晚，他下班回来的时候，刚好碰上沐浴后的杜丽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浴后的美人往往凭空增添几分妩媚，娇艳。费群兴高采烈地把她抱起来，放坐在梳妆台前，殷勤地取过吹风机，在后面给她梳理头发。“呼呼”的暖风配合着梳子抚弄着墨缎般的秀发，杜丽“格格”娇笑了一阵儿，忽地站起来，“嚅”一声，偎进他的怀里：“费哥！……”话没说完，就重重地吻住他的脖子，再也不离开。费群禁不住心神荡漾，把吹风机胡乱放在旁边，一边狂热地吻她，一边情不自禁地在她身上抚摸着……转眼间，两个人就像醉了一样，搂抱着滚倒在床上……

就在这时，他突地发现，杜丽竟没在自己身边，是巫白来了，巫白被他安排着给儿子睡了，妻子和她在卧室里休息，因为自己老抽烟，自己被赶了出来，在客厅里打盹儿……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想吸支烟，点燃烟后，忽然发现卫生间的门开了条缝儿，里面传出“淅淅漓漓”的水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轻轻走了过去。啊，居然是巫白在里边！……

费群准备把门关上，但另一个奇怪的念头忽又占了上风：门缝虽然没再开大，但角度却找对了，他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贪婪地欣赏起来。她正侧对着门：头发蓬松着，脸颊有些绯红，浑圆的肩头，再往下去是丰满的胸，裸露的玉体，两条洁白、修长的腿是四条优美的曲线，随着手的擦洗，两只胳膊上下动着，牵动着躯体变换着姿势。费群发觉嘴里的唾液似乎突然增多了，一连吞下了几口，仍不顶事。忽然，他又觉得自己的目光直了：屋里的美人儿刚好转了下身，那对丰满的、雪白的乳房正对面前，乳头像一对成熟的樱桃……他这儿正眼巴巴的，忽觉有些不对



了……他暗中咬了咬牙，心里想着要离开，但又……

正当这时，巫白发现了这条门缝，同时也发现了……惊得轻叫了声，转过身去，像是要找什么，却又迟疑着……费群窘得无地自容，正要转身离开。却又看见她缓缓转过身来，那股羞涩的目光里似乎夹带着惊喜。他顿时心花怒放，毫不迟疑地走进门去，果断地把她水淋淋的胴体猛地拥进怀里。她仿佛是欢呼般地轻轻叫了一声，却喃喃说：“爸爸，你，你……既然都看，看见了……我……”她几乎没有迟疑，两条胳膊缓缓攀上来，紧紧缠住他的脖子，迎接着他劈头盖脸的吻。

巫白似乎很听话，很陶醉，她尽情享受未来公公的温柔，甜甜地闭上了眼睛，深情地依偎在他的怀里。费群用吻表达自己的激情，真挚而热烈。巫白被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禁不住心神荡漾……亲吻，碰触、抚摸，他们的呼吸渐渐地急促了。

费群怀里拥着赤裸裸，温馨的胴体，再也克制不住生理的冲动在她的耳边痴说：“小巫，我、我要……”

正当这时，外面响起一声霹雳：“费群，你在干什么？”

费群一下惊醒了，却是南柯一梦。

三个月后，费群冠面堂皇地为儿子迎娶了巫白作儿媳。婚礼搞得热热闹闹。儿子费翔在巫白影响下，不出几月便变了个人似的，自费到加拿大读研究生去了，留下媳妇和公公呆在东汽，不到一年，便提为厂办公室主任，巫白成为费群手下一员呼风唤雨的女将，个中原因，小说后面将详述……

3

曾鸣是费群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使用曾鸣，是费群多年考察“东汽”后最终落实的人选，他要为“东汽”永远矗立一根擎天大柱，不管费群调到何方，这根大柱都永远撑着“东汽”迎接各种狂风暴雨的洗礼。

说到曾鸣受到费群的赏识，主要来自于一次很有戏剧性的事件，这也是曾鸣的命运发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那时曾鸣还是一名电焊工，参加“东汽”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演讲比赛，那天晚上的比赛由费群亲自主持，当曾鸣在讲台上竟用20分钟，就把“假如我当厂长”这一命题发挥到极致时，费群频频鼓掌。而当费群给获得冠军的曾鸣颁奖时，他终于紧紧握住他的手：“好小伙，好好干！”不久，曾鸣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后来“东汽”调来了一位新厂长叫甘为士。费群在重大干部调整中卸下了厂

长的重担,只担任书记,这是他要离开“东汽”的过渡时期。新厂长甘为士是一个正直不阿的汉子,党委副书记叶东华很欣赏他。尽管叶东华大甘为士一个年轮,但他们却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语言。甘为士军人出身,在军校学的是汽车机械专业,整整小费群十八岁,他的到来无疑给东江汽车制造厂注入了活力。他首次在党委会上提出了企业新一轮的改革方案。

许多安于现状的领导干部都持反对意见,身为党委书记的费群,他的一番发言却给了新厂长百倍信心和力量。

费群说:“东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走入低谷,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市场的竞争力。就目前而言,新的汽车工业已经在世界各地掀起,我们如果再墨守成规,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要为“东汽”负责,要为三千多名干部职工负责。”

两位主管都倾向于搞改革,几个副职干部只好鸦雀无声了。而对于副书记叶东华来说,最担心的是怕打着改革的旗帜,把广大职工利益改得面目全非。现在有许多改革者都纷纷落马就是其原因之一。叶东华也领教过费群改革之初的朝气蓬勃,和到了后期就有气无力的样子。甘为士知道费群曾经是一个锐意改革的企业家。他十五年前联名写信呼吁“松绑放权”就是最好的见证。当天晚上,他就以个人的名义邀请费群吃饭,并将自己对东江汽车制造厂的设想向费群和盘托出。谁知费群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表面温文尔雅,其实心存奸谋的德性,是很难被人看穿的。有着军人风格的甘为士正直豪爽,既容易得罪人,又没有防人之心。

这顿饭让甘为士感到费群对“东汽”的改革头脑清晰,思想开拓,大公无私,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加上费群比甘为士年长,甘为士对他更是敬重有加,一些重大决策都由费群拍板。这在东江汽车制造厂上下干部职工眼中,造成了领导班子团结,一心为工厂的假象,从而提高了全厂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凝聚力。唯有副书记叶东华不断地提醒甘为士要处处小心谨慎。当时甘为士虽对叶东华有好感,却认为叶东华的担心有些多余。于是“东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奋斗、奉献的气氛。就在这时期,费群为广大干部职工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为广大干部职工新盖起了几座宿舍楼,彻底结束了二十年来职工住房困难的历史;第二件事:为干部职工重新理顺了“三金”,即社会统筹金、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第三件事:为广大干部职工在东山盖起了渡假村,作为干部职工休假、开会之用。在费群心里,反正是甘为士当家,为职工办实事天经地义,不然钱也会被甘为士贪了。



费群通过这三件大事,又在广大干部职工中树起良好的公仆形象。当然这三件大事也不能全归功于费群。如果没有甘为士费九牛二虎之力向主管单位要钱,如果没有甘为士给销售部门施加压力,及时将汽车欠款追回来,如果没有甘为士苦口婆心地向财政部门找回还未到位的财政拨款,也就没有费群的三件大事。

但是,甘为士却要为东江汽车制造厂未来着想。他在新官上任之后,也为东江汽车制造厂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向主管单位东江交通运输管理局要了一条汽车检测线,使东江汽车制造厂成为可以对外收费车辆安全检查的定点单位;第二件大事:向主管单位要了制作车牌的指定单位制作权;第三件大事:向主管单位要了一条长达150公里长的客运线路经营权。这三件大事也给他奠定了优秀企业家的地位。就连费群也从心里佩服甘为士的气魄和能力。有人评价说费群的三件事是花钱的,而甘为士的三件事是赚钱的。这就使费群对甘为士产生无名的敌意。

但是,在甘为士心里,却想得很简单。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不同而已。他作为一厂之长,理所当然要为工厂的前途着想,而作为党委书记要关心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解决广大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这是做好干部职工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甘为士让费群去办那三件大事,既能树立好党的形象,又能提升费群党委书记的威望,为他下一步的升迁打好基础。

然而,就在东江汽车制造厂正朝气蓬勃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厂长甘为士在一次开会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4

那是一个很残酷的夏季,天气格外地闷热,而且又显得特别潮湿,常常又有意想不到的暴雨降临。这是南方梅雨天气的特点。甘为士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竟被一起车祸夺走了灵魂和思想,仅剩下一副空空的躯体。

“东汽”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这起意外的车祸会降临在好人身上,在许多人心目中甘为士的仕途才刚刚开始,生命也正处于旺盛时期,在这样大好的时光,为什么就遇上车祸呢?上苍真是不够公平,交通肇事者一定要绳之于法。可惜肇事者已经逃逸,也有人怀疑这起交通事故是人为的,有人在背后操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谁?甘为士没有与什么人有过节,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之人啊。

人们知道:费群是一个权力欲极强之人。他的想法是人离东汽心不离,还想

垂帘听政。他在东江汽车制造厂办好三件大事后,引起了全体干部职工的一片叫好声,在这片叫好声中他还想继续自己的政绩工程,向甘为士提出在东海之滨的某一海岛兴建渡假村,将东江汽车制造厂的大小生产会、职工活动放在渡假村,达到寓教于乐之效果。但是,这种设想遭到了甘为士的反对。甘为士认为:这种做法相当浪费,在海滨建渡假村,起码要上千万元人民币,这未免太浪费了。如果把这些钱投入生产,更新一些设备,引进一些新技术,对整个“东汽”来说就更有意义了。于是甘为士没有和费群达成一致。费群在甘为士那里受阻后,对甘为士产生不满,并耿耿于怀,总感到自己一片真心,得不到甘为士的共识。这使费群深刻感觉到这个新厂长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人”。

从此之后,费群在许多方面与甘为士产生分歧。费群心里想:你甘为士算什么?你到东江汽车制造厂才几年?我费群是东江汽车制造厂土生土长起来的书记,论辈分比你高,论经验比你丰富,论群众基础也比你好。费群这么一想,心里就不平衡起来,觉得自己不能再相信甘为士。于是他开始重新物色“东汽”厂长。

费群首先通过自己的儿媳,东江汽车制造厂党办主任巫白,来拉拢自己的人。

巫白能成为今天的党办主任,全靠费群的提拔。巫白也纯粹靠自己的“特殊能力”往上爬的。像这样的事在某些企业、政府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巫白的酒量在东江汽车制造厂是出了名的,党办主任这个职位也最适合她,她主要工作就是接待任务,平日里就要经常周旋在领导的身边。

今年二十七、八岁的巫白,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眶里可以让男人们在其中自由游弋。高挑的个儿有点像俄罗斯姑娘,有着塞北的风情。洁白的肌肤白里透红,浸透着青春的活力,带有几分情调的泼辣有着少妇的老练和大气。这委实很吸引男人。

费群在家里为儿子相中巫白时,她只不过是东江汽车制造厂的一个劳动服务公司的服务员。

那天从费群家出来后,巫白当晚就失眠了,天啊,怎么办呢?父子两个都喜欢我,我怎么办?对巫白来说,费翔,她是喜欢的,搞上这桩婚姻,无疑是坐上了一条通往幸福温馨的港湾的轻舟,但是,假如未来的公公要她怎么办?从今天费群抚摸她的手时,她就感觉到:公公的抚摸对她是何等的刺激啊!

接下的两个月中,巫白加深了与费翔的幽会,“坏小子”很快坠入情网,并立即与巫白同居,打开了这个处女的通道……

一个初夏的傍晚,一心想离开劳动服务公司的巫白,买了几盒脑白金,作为礼物送到未来的公公办公室。



凉风习习,这是初夏夜晚的景致。风还带着春的妩媚,夜色同样也有春天的斑斓。巫白穿着一身淡绿色的休闲装,拾阶而上,到了第五层,按响了费群办公室的门铃。许久,没有人来开门,巫白通过猫眼,隐约可以觉察到屋内的灯光,她没有离开。这就是巫白的执着,大约十分钟后,门开了,是费群亲自来开门。原来费群在办公室屏风后的临时休息床上睡着了。

“费书记,您好!我是巫白。”巫白显得很礼貌,同时也表现出大方。

“哦!小巫,快请进。”费群很热情,但也感到惊讶,他想不到未来的儿媳妇会到办公室来找他。

巫白在沙发上就坐,费群从冰箱里拿出一听饮料,然后看着巫白的礼物问:“这是什么?”

巫白有几分不好意思,说:“我顺便带几盒脑白金。”

费群皱着眉头问:“小巫,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很老了?”

巫白一阵紧张,赶紧解释:“费书记别误会,我,我这……”

“小巫,你还不了解我,我身体还很好,从来不吃什么补药。现在各种药品也特多,专门骗那些老弱病残的人。”费群很随意地说着,这多少减轻了巫白一点压力。

“看得出来,您的身体很棒。”巫白很明显的赞扬。

“对了,和翔翔还合得来吗?”

“凑合!”巫白甜美地笑了笑。

“这就行了!”费群感叹道:“翔翔有福气呀,逢着了您这么个好孩子!我们那年代,就不行啰!”

“费书记说哪儿了,杜阿姨也漂亮啊!”巫白心开始跳了!

“哪能跟你比”费群轻轻说了句,并有意瞭了巫白一眼。随即问:“对了,你找我有事吗?”

这才是巫白的主题,她吞吞吐吐地说:“费书记,我想换一个工种。”

“这?”其实费群早就看出巫白的心思了。

“您想,我进东江汽车制造厂也有七年了,一直都在劳动服务公司当服务员,我两年前就读完业余大学了。我想,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巫白开始亮出自己的想法。

“哦!别急嘛!有机会一定考虑你。”费群说。

巫白听得出来,这是搪塞的话。她不能失去这次机会,她靠近费书记,表现出对费群的一种父亲的尊重,抓着费群的膀子,像小女孩一样摇着费群的肩说:“就

看您肯不肯帮我了。”

费群被巫白这么一拉,也感到了几分冲动。便问:“你想去哪个部门呢?”

“当然想到厂机关哩!”巫白说。

费群心里想:这丫头心真贪,按她的口气想进党委办公室?费群心里又想,办公室里倒可以再调一个秘书,专门负责接待工作。费群问:“到我身边干什么?做我的私人秘书?”

“行啊!”巫白答应得胆不惊心不跳。

“傻丫头,哪有儿媳做公公私人秘书的,党委办公室倒需要一个秘书,但这要通过领导班子办公会议研究才能决定的。”费群说。

“这还不是您的一句话?”巫白将头靠在费群的肩上。

费群趁势将巫白揽住,说:“你倒是一个挺可爱的儿媳,乖乖,你天天在我身边,我才巴不得哩!”……”

“我会听您话的。”巫白趁热打铁,她说后把整个人靠在费群身上……

一个月之后,巫白成为了东江汽车制造厂党委办公室的秘书。费群在向巫白发调令前夕,约了巫白。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染红了东江市的高低建筑物,大地好像镀上了红色的金铂,夕阳确实很好看,多少人在这样的夕阳中沉醉。这是下班的前夕,费群挂电话给巫白,叫她半个小时之后到天泉大酒店 808 房与他相会。据说天泉大酒店的老总是费群的同学,808 房是费群长期享用的特价房。平时用来打牌、聚会、休息之用。费群想不到今天会用来约会用的。

巫白知道有重要的消息,不敢怠慢,准时赴约。巫白很机灵,这是女人们的特长。

费群已经穿着睡衣在等巫白的到来。巫白有一点紧张,这毕竟是第一次和公公约会,她也知道公公想干什么。一个月前在他办公室,自己被他拥抱亲吻,后来就在沙发上打滚。虽然没有将最后的一层纸捅破,但是两人已经在对方的身上得到温暖和刺激。

今天,费群能约巫白到酒店,聪明的巫白知道调动的事已经成了,所以她心里明白,这个精力强悍的公公要学唐明皇了!

巫白按了 808 房间门铃,门开了。巫白见从卫生间飘出来的一片雾,知道公公在冲身子。巫白叫了声:“费书记。”

门被关上,费群牵住巫白的手,因为有一个月前在办公室的一幕,今天两人都有一种默契。巫白将头靠在费群胸前,表现出小鸟依人般的温情,问:“您说我的



事能成吗?”

费群说:“能成,有我在,都能成。”然后将巫白抱入自己的怀中……

好女人真是一本美妙绝伦的书,她教会你爱。爱生活,爱世界上的万物。她能使粗暴的性情变得温柔,使宇宙变得清澈,使人与人变得更加亲近。她能使男人生出坚实的翅膀可以万里翱翔,使男人的智慧闪出光芒,使男人的身影日渐矫健而丰满。她是一本爱的大全,通篇都写满了温柔和爱。她像春风扶柳一样多姿,她像夏天一样缠绵,她像秋日红枫一样热烈,她像冬雪覆盖一样平和。现在这本书早就捧在费群的手里,他把拥有这本美丽之书的快慰悄悄藏在心里,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翻过一页,品味一回。那回味甜美极了。哪怕是在独眠中那甘甜也会扩展到梦里,使他的每一个梦,每一次清醒都浸润在那种书香里。他想把这感觉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当他的手往下移动,他便感觉到那种悸动了,它仿佛是随着音乐而来的,它慢慢地来,徐徐而来,仿佛是走过,水上的风荷,它的脚步肯定在众神之上,万物之上。

“很轻柔,是吗?”巫白的手真是神奇极了,它触到哪儿,哪儿就酥了。他的心有些恐惧,好像怀里抱着一个精美的花瓶,在光滑的薄冰上行走,说不定那花瓶在哪一刻就掉下去摔碎了,又要担心脚底下的冰在什么时候破裂……

此刻,费群已经亢奋起来,他感到他的力量是那样无所畏惧,他猛地把她抱起来向卧室走去的瞬间,他的嘴唇一直都没离开她的唇,他的手在她美妙的胴体上开始了漫长而又新鲜的探索。在他每一次想到纵深时,她的身体都以微妙的拒绝把他挡在风浪之外,而越是这样,他那种深入的欲望就越是勃然……

巫白觉得舒服极了,渐渐感觉到自己是在真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接着,有种什么东西正从远处接近她,她感觉到了仿佛在清凉中的温暖的覆盖。几乎同时,她情不自禁地“吁”了一声,感觉到一个滚热发烫的硬物进到了她身体里,只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他一下子送上了天空,和他手拉手在飘飘渺渺的彩云间遨游了一阵儿,终于进入天宫……在一个小时内,仿佛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已经都变成了爱,热情达到了更高的颠峰。后来,不知道他碰到了她的哪一根敏感的神经,她倏地全身僵硬了。昏眩中,她喘息着大声呻吟起来。

“乖乖,你透了!……”她一下子明白了公公的话,羞得几乎无地自容。登时又一身大汗,口干舌燥,不由得猛地搂住他的脖子,微微张开嘴,在他的脸上贪婪地吸吮起来,仿佛他脸上各处都是甘美的泉……总之,她仿佛是经历了一次生,一次死。这种感觉,是在费翔那儿没有的。

他满足极了,而且是和她同步的:“巫白,你真好,咱们多么和谐……”

从那天起，巫白就暗暗下定了决心：在自己结婚以后，也绝不断了这份情。

费群和巫白的乱伦关系就这么开始了。半年后，费群将巫白提升为党委办公室主任。巫白一路青云，全靠费群。巫白认为：费群不但给了她一个丈夫和前途，也给了她肉体上的舒畅。一个女人有了事业和性爱，就应该满足了。

甘为士成为东江汽车制造厂厂长之后，费群总觉得自己的权力一天天被甘为士瓦解，便渐渐地浑身不舒服起来。

恰恰在这个时候，费群和巫白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难以控制欲火，燃起了激情，被甘为士偶然遇上。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事。公公与儿媳风流轶事说起来很风趣，一旦亲眼目睹就觉恶心。但是甘为士惊咋之余，对费群的老谋深算，激情愤发，又有几分佩服。甘为士当然不会对自己的偶见进行张扬。费群可不会这样想，他恼羞成怒，把甘为士看成是自己的心头之痛。自古就有“窥悉渊鱼者有殃，洞察秋毫者不祥”之说。甘为士偶然遇上这种桃花艳事，意想不到的“霉运”真的就缠住他了。

巫白在生活上成为了费群的情人，在工作上也成为了费群的心腹，几乎一夜之间巫白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为了扩大自己和费群的势力，永远掌控“东汽”，开始到各个车间进行感情投资，收买人心，将甘为士孤立起来。她第一个就找到曾鸣。

当时的曾鸣只不过是一个车间主任，见她身为党办主任，当然要敬重几分。加上巫白又有几分姿色，曾鸣就左一句巫主任，右一句巫主任。曾鸣心里想：同样是主任，车间主任和党办主任却差别很大。他比巫白年长几岁，多年来自己因为有一次情感的波折，对谈婚论娶没了雅兴。或者说曾鸣对自己的初恋有着永恒般的怀念。但是，曾鸣只知道巫白是一个老公在外国的单身女人，却不知道她与费群还有一腿。因此，在曾鸣心目中，巫白是一个很有风韵的女人，在她身上不但可以看到一种丰腴的美丽，同样也可以看到一种健康之美。那种活泼和机灵，似乎像一只海燕一样能经受起风浪的搏击，绝对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娇嫩小姐。曾鸣较为欣赏这样的女子。于是，曾鸣对巫白有了一种自然的好感。

巫白看出了曾鸣的心思，特别是女人对异性的目光和表情是很敏感的，巫白看出了曾鸣在美丽的魅力中醉倒。于是她就约了曾鸣去喝咖啡。曾鸣如同看到天上掉下了馅饼一样，答应得有点迫不及待。于是他们去一家叫白云天的咖啡馆。

据说男女第一次约会，喝咖啡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吃饭、喝酒，都是属于很俗

的选择,吃饭可以窥视出对方的吃相,喝酒容易吐真言。唯有喝咖啡才叫雅呢,一小口,甘甜无比,喝多了会发苦,自然懂得控制,举止一下子变得高雅起来。

夜幕下的东江市,像许许多多城市一样,诱惑着红男绿女们。曾鸣和巫白准时到达白云天咖啡馆。那里的服务小姐都很年轻,而且训练有素,穿着旗袍,彬彬有礼。曾鸣和巫白随着服务小姐来到一个有着屏风遮挡的地方落座。服务小姐为他们点起了蜡烛,然后递过一本菜单。曾鸣看了一会儿,说:“我要一杯摩卡,你呢?巫主任。”

巫白昂过头看了一下说:“来一杯贵夫人吧!”

服务小姐礼貌地说:“请稍等,马上来。”同时,另外一个服务小姐就端上两杯白开水。

曾鸣看着巫白,说:“今晚我很荣幸,在担任车间主任以来,第一次有一位如此貌若天仙的党办主任请我喝咖啡。我今晚一定失眠。”

“哈哈……”巫白恰到其分地笑着,然后也说:“是啊,我担任党办主任以来,接待过无数次外地客人,接待本厂的干部还属首次。不过这不是工厂里的钱,纯粹是属于个人行为。”

“那我就更加感动了……”曾鸣说着,服务小姐已将两杯咖啡端了上来。曾鸣和巫白各自倒进一些砂糖和奶油,然后边搅拌边看着对方。巫白不禁先开口:“曾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吧。”曾鸣啜着一小口咖啡。

“你有对象了吗?”

曾鸣坦然地回答:“没有。”

“那是为什么?你崇尚单身主义?”巫白好像早作了准备,连续追问。

曾鸣说:“我可以不回答这些问题吗?”

“对不起,你可以不回答我,但我理解你。”巫白温和地说。

曾鸣的内心之处有几分感动,同时又有些不解,巫白理解我什么呢?

她难道知道我的过去?还是对我有某种的关切?曾鸣一时心乱了。他问:“你咋想呢?”

巫白笑了笑,说:“我能想什么,老公在外,跟你一样,一个人过!”

“我很想了解你。”曾鸣说。

“那不是今晚的主题。”巫白说。

曾鸣有几分好奇,问:“那今晚的主题是什么?”

“曾鸣,不瞒你说,费书记不久将会调到东江市当副书记,他想培养一批接班